



一 位 英 雄

塞 先 艾 著

上 海 北 新 書 局 印 行

一位英雄

塞先艾著

短篇小說集

上海

北新書局印行

1930

1930, 4, 1 初版

1 — 2000

每冊實價四角

目 錄

詩翁.....	1
初秋之夜	15
一位英雄	39
公園裏的名劇	67
巧	95
老僕人的故事	123

詩 翁

丁香社已經兩次三番地打了電話來催請詩翁出席，他老人家還兀自彎着瘦軀，躺在床上慢條斯理地抽煙，沈醉在稀薄的灰霧之中，沒有理會。今天輪班是詩翁的主席，他之可以大擺其‘臭架子’這不用說是千載一時之機。因此，這個時候，他從容不迫的鎮定工夫，更其顯豁，有如戎馬倥傯的劇戰中的主帥，永遠保持着他的寧靜與安閑。

其次我們要叙到詩翁的房間，這裏面雖然是在下午，却已經有點蝙蝠飛迴夜色暝暝的光景。但灰黯的牆壁之間，那紅紙大壽字的直幅，却鮮明得可以望見；這是他五十大壽親友的贈品之一。旁邊彷彿有何紹基一幅對聯，字跡正隱藏在昏黑裏，只淡淡地描出一圈輪廓。此外自然是八仙桌太師椅……之類，不必一一細寫。

詩翁人很瘦削，臉上稀疏地露着許多黑黃斑點，顏色和他門外的台階石一樣的青，兩塊顴骨，在面頰上聳立得奇突，彷彿黃沙的平原中堆起一座荒瘠的山崖，兩頰的肉，是凹向裏面去了，這足以證明他的瘦度。嘴上幾根白鬍子掛着，稜瘦的手捧起一根煙槍，倒在床右緊緊和一個小燈熒然的煙盤子毗鄰。盤子裏面：煙膏盒，煙灰瓶，煙針，毛刷，打煙石……等

都非常齊備。尤其是煙盤子的製造與衆不同：象牙骨的底鑲赤金邊，盤上還雕刻着精緻的山水和古味的篆文，這東西在美術上的價值，是不難推測到的。床前的小檯上蹲着一個又黃又瘦的蓬頭女孩子給他搥腿，大概是詩翁遭了涼或者有了其他的病症而尊腿感到不安的緣故罷。這一片拳與腿迸擊的聲音的激盪，使人聽着一如隆隆的春雷，饒有詩意。

床左躺着詩翁的如夫人，一個不到二十歲的小姑娘的神氣，只穿着一件夏布坎肩，那對豐滿的乳房，紅紅白白隱約地透露在隔層。同時她的一雙白嫩的手不用說也知道是在外面的了。她正挑起一滴煙膏，在燈前就着煙石來回地攪動，將他煉乾，那小燈的火苗不時燒着煙粒呼呼地響，還扇起微微的紅焰。不過半分鐘，黑漿糊似的煙膏，在她小巧的手內

幾下便成了堅實橢圓而尖的一顆。裝進了詩翁的烟斗的小孔，他便狂醉似的對準燈火大吸；於是這屋裏立刻又飄起一片濃烟，而且發散出一種強烈的氣味來。

“不錯，不錯！這一口烟抽得真舒服！唉，真舒服！何姑孃，你的烟打得一天比一天進步了。”

詩翁撥弄他厚大的嘴唇，好像半山紫黑的雲影的移動，露出一列不整齊的黃牙，兩手將烟槍輕輕向褥子上一放，瘦軀在被窩襯着的枕上聳了幾聳。一個呵欠來了，這表示正在發作他的癮癖。但是他的久經世故的老眼，突然向她的胸前膘臨，和她的柔媚的目光恰好‘狹路相逢’，大概有一種難言的神祕罷。詩翁的一隻胳膊像古木的老柯幹似的搭在如夫人桃紅的臉上了。這在他們倆之間，不過是‘家常便飯’而已——然而從那

黃毛的丫頭眼中看來,却不免使他疑爲所謂奇蹟之類而使自己也心旌搖搖不定,只好垂手低頭,假粧不覺,想使他們的‘愛的表演’,或者能於早幾分鐘閉幕。

“幹什麼!”

脆弱的聲音一顫,口沫的白浪也隨着掀起來.滑的一聲,詩翁古樹枝一般的手又回到自己的身邊.這並不是什麼波瀾,如夫人正注視着詩翁,用嘴向丫頭翹了兩下,是象徵着有人在這裏,我們的詩翁不應當如此放肆的意思,詩翁赧赧然,嘿穆了半晌,這一剎那間屋子裏乃得以鴉鵲無聲.終於只是一剎那,詩翁的手已經溜向盤子邊舉起槍來,精神煥發,預備繼續地工作.臉邊浮着滑稽的笑,這僅僅是對如夫人的一種媚態.一方面却在那裏尋錯,發氣了,無意之中看見丫頭好像沉沉欲睡,就嚴厲地喊道:

“搥呀！桂花！死啦嗎？”

“沒有死！沒有死！”

回答是破嘶的嗓音，而且充滿了恐懼的震戰，有如小羊被毒狼扼着頸項的微呻。接着那蓬頭女孩柔弱的手擣衣杵似的又在詩翁多毛的腿部抨擊，由上而下，由下而上，進行那天然的抑揚的節奏。

在這屋裏烟雲迷漫着，聲音震盪着，加一點比喻：簡直是一個陰霾慘淡的天空正紛紛落下小雨，同時還殷殷地呼嘯着雷鳴，宇宙間的一切，也都籠罩在昏濛之中。誠然，捲簾望窗外，正是豔陽的夏天，鳥啼花放的時辰；但裏面却並不如此，而是一個時常都被森重的雨霧所掩映的國度，陰暗翳蔽着光明……

如夫人手裏的烟泡又成功了一粒。詩翁這時却有點頹然，好像‘醉翁’一樣，他的眼睛合攏來差不多成了一條縫了，鼻

子裏的鼾聲大作，口微微地張着，唾沫與口水的混合液快要流到胸前。誰也知道，詩翁是入了飄渺的夢境。不過他的行動的迷離變幻，真有點令人不可捉摸了。壁上的掛鐘‘噹噹噹’正打三點。

“怎麼？睡着了？”

她覺得多麼好笑，她的丈夫這種龍鍾老邁的神情。她想到人入了老境，誰說不可怕？她靜靜地發了一會癡，順手拖了一床洋氈給他蓋上，自己也默然在一旁倚着掏煙斗裏的灰。她忽然想起今天他們開詩會了，便停手發出上面那一句問。

“……”他正在甜香的夢中，回答只是一個寂然。

“時間不早了，你忘了今天開會是不是？”

“……”似乎有一點依稀的音浪闖入詩翁的夢中了，因其是依稀的緣

故，所以他的眼皮像雲開見太陽似的略略睜一下，轉瞬之間，他又恢復原有的狀態。

她於是覺着不耐煩了，認爲他這種不良的習慣是非加以匡正不可，遂用力將他的頭一推，聲浪放大了一些問道：

‘老爺，今天不是開會嗎？’

“唔……”

他‘唔’了一聲，（這當然是答案的初步，）把所謂斑白的腦袋側了一側，眼睛算是完全睜開了，嘴裏吮味着流而未盡的唾液，兩頰上的青筋不住地掣動，詩翁每每喫東西大抵總是如此的。眼皮顫了兩三顫，大約是怕燈光之射眼簾罷。他這才朝天躺着，翹起‘二郎腿’（這是隆恩厚典，讓使女休息的意思，）笑向如夫人道：

“你剛才說些什麼？我一點也沒有聽清楚。”

“我說你簡直昏昏顛顛的不是？詩會今天不是開會嗎！人家打好幾回電話來催了，你到底怎麼樣——去呢，還是不去？”

她看見詩翁睡眼惺忪的模樣又忍不住要笑。

“去的，去的，什麼時候了？還有兩口烟沒有抽，對嗎？”

“這裏已經有一袋了，你就抽，還等一會？”

“兩口打好一齊來吧？”

他撐了一撐懶腰喃喃說道：

“會那回不是兩三點開，今天活該又是我的主席，去晚點又怎麼樣？他們總會得等，難道主席沒有到就散會不成？”

“老實我的手錶怎麼樣了？”她打斷他的話問道，“咱們別說別的閒話。”

她說話時露出頗不高興的樣子，以

爲這個質問是理由十足的；一面又看看自己的手，好像像她這樣一個如花似玉的年青的女郎，手上竟沒有這一類的粧飾品，真太不美觀了。手鐲誠然是不大時新，爲什麼手錶都沒有一隻呢？她不覺眼圈竟紅暈了起來。

“好，早遲總有你的，哭什麼！又不是三歲兩歲的小孩子。”他慈藹的顏色烘托在臉上，溫和的聲音安慰她：“老實我們今天至少還有八圈牌，花子綱升了官他總要請客，我贏了錢，——你不是還要做皮鞋嗎？”

“你總是說打牌，打牌，你那回贏過？”

“我沒有贏，你怎麼樣會知道？”

“我每回你回來數你的錢票，總是少了一大捲。”

“我在銀行的存款，你就不知道，是不是？”

“你們這些老奸巨滑，我真不敢相信。”

詩翁顧左右而言他了，把腳向丫頭的頭上一蹬喊道：花，去把我的詩本子拿來！”

桂花這時正垂手弓背地坐在小檯上出神，聽了命令之後，連忙立起身來匆匆跑出去。遠遠地書房裏的電話鈴正響得利害。

她依舊又拿起煙石打煙，一面看着壁上的鐘說道：

“老爺你這個懶勁，那年才改得了？快三點半了，他們不是說一點半開會嗎？你還不走！聽，電話又在響了，不是催你的才怪！”

桂花拿着詩翁‘心血的結晶’進來了，黃皮藍箋，真夠美的！

“電話是不是詩會來催的？”如夫

人要證明她的假設并不錯誤：桂花還沒有走到床前，她就大聲地叩問。

“是的，他們催老爺快點去，說什麼李五大人也到了。”

“我說的怎麼樣！”如夫人補充了一句。

“好，我馬上就去——何姑娘，我唸首詩給你聽如何？”

他從桂花手裏接過詩本來，藍箋上的，獨鶴軒詩稿的隸書在燈光之下一閃，這五個題字寫得何等古老蒼勁！

她笑答道：“我不懂，這不是‘對牛彈琴’嗎？”這是前天她丈夫教給她的掌故，現在第一次實地應用。

“不礙事，你聽好啦。”他將詩本打開，選了一首（這自然不一定是他的傑作，但是很能代表他當年鬱鬱不得志的情懷的，）在燈下朗聲吟哦道：

“城郭人民半是非，十年迴首素心違；

高車駟馬成虛願，還向空山乞薜薇。”

“快抽煙吧，時間可不早啦。”她已經將烟裝好，送到他嘴邊來。

他放下詩本，抱着煙槍呼呼狂吸一陣，兩口烟一回工夫算是抽完了。他顫搖搖地立起身，桂花打了一張洗臉巾來，他接着將鬍子擦了一過，用眼睛訂了她一眼道：“叫車夫拉車，聽見沒有？”

如夫人忙從架上把他的官紗衫子和紗馬褂取下，他慢慢地將鞋襪蹬上，才穿起衣裳，拄着手杖，彎好了腰，把詩本揣在懷裏，慢步走出去，走不上三步，又回過頭來喊道：“你今晚房門別關，我要來——”

她一直看詩翁蹣跚地踱出院子，止